

东荡子诗文集

文卷

东荡子 著

世 宾 聂小雨 苏文健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DONGDANGZI SHIWENJI • WENJUAN

东荡子诗文集

文卷

东荡子 著

世宾 聂小雨 苏文健 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荡子诗文集. 文卷/东荡子著; 世宾, 聂小雨, 苏文健
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396-6222-0

I. ①东… II. ①东… ②世… ③聂… ④苏…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0174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姜婧婧 柯 谐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3.25 字数: 330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0.00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他却独来独往

东荡子

没有人看见他和谁相抱，把酒言欢
也不见他发号施令，给你盛大的承诺
等你辽阔，一片欢呼，把各路嘉宾迎接
他却独来独往，总在筵席散尽才驾光临

2008-07-16 九雨楼

喧嚣为何停止

——市井小巷的觉者

世宾

市井小巷是描述东荡子生存的时代和他的生活环境。包括他在乡村时期进入诗歌写作的地理环境,以及在所谓的城市时期觉悟或者说打开一个新的精神境界的生存空间和思想背景。市井小巷是城乡接合部的具体化,是这种生存和现象的落实。东荡子生活的市井小巷在描述上要更现实些、具体些,象征的成分要少一些。乡土中国的背景和血脉紧紧地系牢了他这一代人的根,而他们努力地进入城市,却到现在为止只能来到城乡接合部,他们的精神面貌、思想、举止都只适合城乡接合部的生活。这城乡接合部作为象征也描述了东方文化在现代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远古的来自土地的智慧依然给时间上的当代东方提供着思想的养分,而现代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却从西方蜂拥而至,迫使古老的东方必须去面对、去改变。我们此时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我们此时正在市井小巷里出没。

正是对于过度的现代性的忧思,对于中国文化中富有活力的精神因子的敏锐觉察,东荡子正在背朝乡土、面向城市的市井小巷里,思考着生命的可能、文化的可能,他的一生就是怀着喜悦在市井小巷里践行着他的思考。他把这些思考化成了语言,化成了诗。他依靠诗歌,建立了一个宽阔的、没有障碍的,作为东方觉者的诗歌世界。

一、被预言了的命数

1

东荡子的诗歌还未获得广泛的认可。在他在世时,我们常常彻夜长聊,我和他相处的时间比自己亲兄弟还要多。那时,我还不能也无法把那些伟大的词语献给他,虽

然我已深知他诗歌的价值。我们像所有平凡的人一样,依靠友谊和向对方敞开的心灵互相鼓励、互相温暖。当然,我们并不是孤单的,在他的周围,还有不少的朋友在聆听、在唱和。但在更广阔的诗歌群众中,他收获过赞美,也收获过误解和不以为然。面对东荡子的诗歌,我们需要借助一块高于庸常的基石(这基石是建立在历史和诗歌的知识,以及一种超越日常的需求和现实的应急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在生命可能及文化可能的维度上展开我们的想象;这基石同时要求我们必须确保有足够的来自超越性的体验力和感受力),目光越过门槛向外眺望,去凝视在浩渺的星空中独自闪烁的那颗属于东荡子的星球,去瞩目它的体积、凹凸、皱褶,去感受它运动着的力量和现在还难以觉察的吸引力。它在 21 世纪的东方散发出的光芒会汇入无边的星际。

目前,诗歌大众更热衷于以一个普通人的心理状态、现实诉求和阅读习惯来理解东荡子和他的诗歌。他们会说:你和大家喝着同样的水,呼吸着一样受污染的空气,你和大家一样有欲望、有恐惧,有一点点不好说出的希冀,你也就是普通人一个;你诗歌中的高蹈,你的超越烟火气是你的妄想,是你的自我膨胀。这是东荡子活着时诗歌不被理解的直接原因。当然,许多诗人和评论家由于自身的原因,他们并没有也无法真正静下心来,进入东荡子的诗歌世界,去体会他建构的世界以及从那世界散发出来的语言的魅力,使他们匆匆错过这一束在他们身边一闪而过的亮光。更深刻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置身于后现代的文化潮流里面,一切时尚、流俗,以及碎片化、平面化、去深度化的生存处境使人们失去了体验深刻、丰盈的生命的的能力;或许由于自我保护机制的作用,使他们把来自深沉的、厚实的生命感悟标识为对庸常的敌意或故弄玄虚而加以排斥;或者干脆以不合时宜为借口把它藐视地扫到一边。在由庸俗的诗歌(由意识形态和后现代趣味构成的)主导的现代汉诗诗坛,东荡子的那些建构性的诗歌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这一切并不会改变东荡子诗歌在百年现代汉诗中的价值、成就和作用,以及他必然要获得的影响力和地位。我曾经说过:“对他(东荡子)的诗歌的认识程度将在未来严重影响现代汉语诗歌的创作、成就和可能。”

“影响”一词我甚至可以改成“决定”。随着东荡子去世时间的延长,他的诗歌的重要性越发显现出来。就像之前说过的,在他活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敢也不能把伟大的词语加在他的身上。活着,那是多么脆弱而小心翼翼的生命啊!我们都在探索、思考,都在左右为难,我们还为“大海也有边界”流下了眼泪。在我们的聊天中,以及他写下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的生命中已敞开了另一个空间,他艰难地,但无畏地、宽阔地活着,他甚至担当起了修复人世缺口的责任,“让他们去天堂修

理栅栏吧/那里,有一根木条的确已断裂”(《让他们去天堂修理栅栏》)。纵使他在他的身上已经完成了生命和文化的建构,我们依然吝惜地把那些伟大的词语只献给远方和消逝的历史。但如今,东荡子走了,他已经放下了他在世间不多的怯懦、欲求和本已经坦荡的胸怀,他已经将生命支付给他留下来的每一个字。

2

也许东荡子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命运,他并不渴求他的诗歌在有生之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接受,在1997年1月6日,他骄傲地写下了《诗歌是简单的》一诗,注释了自己的命运,人的命运,一切蓬勃生长的生命的命运。

因为思考而活着
 在人群拥挤的喧哗中闻到香气
 在单个的岩石上闻到生的气息
 在人群、岩石、草木与不毛之地
 也会闻到所有腐臭和恶烂的气味
 诗歌是简单的,我不能说出它的秘密
 你们只管因此而不要认为我是一个诗人
 我依靠思索
 穿过荆棘和险恶而达到欢迎我的人们
 铁树在我临近的中午开花
 铁树的花要一个长夜
 才会在清晨谢去,那时我遁入泥土
 因为关闭思考而不再理睬世间的事物
 鸟儿停顿歌唱,天空定有瞬息的凝固
 你们挫败了我,是你们巨大的光荣和胜利
 而我只是一株蔷薇草,倒在自己的脚下
 风很快就把一切吹散

面对这种被遗忘、与万物相伴随的个体命运、时代命运,东荡子没有哀叹,他像所有英雄主义者一样在困难之中无畏地、欣然地、骄傲地接受了这种命运。也正是这种从容的生命态度和英雄主义情怀使他的离世显得那么突然,他的死亡有如烈士倒在

冲锋的路上。他的眼前没有敌人、没有炮火,甚至没有死亡,他的眼前只有从容和尊严;他是如此不在意地迎接了死亡的到来。写于2010年的《别怪他不再眷恋》一诗,仿佛就在预告着他要向这个世界告别。

也许他很快就会老去,尽管仍步履如飞
跟你在园子里喝酒、下棋、谈天,一如从前
你想深入其中的含义,转眼你就会看见
别怪他不再眷恋,他已收获,仿若钻石沉眠

他如此从容地活着,他已经领悟了世间的一切,他已放下了世间的得失,不再眷顾。

2013年10月11日下午3点多,东荡子在自家的楼下猝然倒地,4点15分在附近的医院宣告去世。东荡子本来有时间自救,但因为大意或者无畏,一次次地错过。在前一天的晚上,他就感觉到胸口有些不适,但还是在床上看电影到1点多才睡觉;第二天上午出门后又感觉不适,他打电话给一个医生朋友,那医生让他赶紧到医院检查,他应允了却没有赶去。如果这时候他去医院,如果这时候立刻进行检查,可能就没事了,多少人心脏搭桥不照样长命百岁?直到下午3点多回到小区楼下,可能又感觉胸痛,他打电话让妻子聂小雨下楼扶他。如果这时候直接到医院(他家到医院不到5分钟的车程),这段并不拥堵的路程如果他踏上了,也许还是可以把挽留在他朋友们中间,但他错过了。心肌梗塞就这样让他来不及告别就离开了人间。

虽然东荡子匆忙地离开了人世,这是他自己也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然而,这并不漫长的人生以及匆忙的离世,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遗憾和悔恨。他走得非常安详,几个钟头之后,他的身体还留着丝丝体温;两三天之后,纵使躺在冰棺里,他还像生前睡着了的樣子。看着他躺在那里,或者在他装在一个坛子里已经四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像过去一样只是觉得他离开我们的身边,到远方去旅行了而已。他刚离世的悲伤慢慢淡化,他像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奇迹,活在朋友们的心中。

3

该如何来描述东荡子呢?我不愿用天才来描述东荡子,他倒是有点像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一样被命定要去完成一项事业,并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毫无疑问,东荡子有极高的诗歌天赋,按数量说,他并没有读多少本书,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经典

作家他也没法说出几位,更不清楚哲学和思想的发展历史和演变逻辑。他说他读名著时,不是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找出它的问题,从而避免在自己的写作中出现。在他零碎的阅读中,他却敏锐地抓住了我们时代的症候并且在严厉地面对自身时建构了我们生命和我们时代文化的一个新的世界。消除生命和语言的黑暗是他在生活和写作时一再努力的方向;他时时警惕习惯、规律、权威和一切约定俗成的东西对鲜活的生命构成的陷阱;他努力超越并且身体力行地践行那可能的生命状态。也就是在这样不怠地面对自身的困境中,他有力地抵抗了现实对个体生命的异化和扭曲,一直保持着生命的激情和对美好事物的信任;并且,他通过自身的建设,实现了诗歌的重新建构,把思想、生命的感悟和语言结合到一起,创造了一个把东方智慧和世界文明结合的、具有强烈的现代感和生命深度的诗意世界。他称它为“阿斯加”。

东荡子在很年轻时,仿佛就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他真诚地、勇敢地担当起了这种命运。使他这样做的,与其归结为玄学,说是冥冥中的定数,不如说是他性格中的英雄气质和诗歌的悲剧美对他的召唤。在《诗人传说·秋:一路回家》中,他写道:

九月初十

这是我的生日

我还要选择它

作为我的末日

我只要

生日,和末日

不管平安

像太阳走一圈 我只要

圆满

回家

这首诗写于1989年之前,他还不到25岁。那时候他已有非常强烈的诗人意识,他和我说过:“那时候我不想做生意了,决定当一个诗人。当时在信用社贷了两三千块钱,我把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把贷的款全部还清。我想以后我是要当诗人的,诗人怎么能欠债呢?”他所意识到的诗人,已与一些人类的优秀品质结合在一起。诗

人,已不是一个孤立的词,也不仅仅只是一种行为;他能感受到这个词所应该具备的某些内涵,高贵、深刻、超越性。东荡子是生于九月初十,逝于九月初七,九月初十恰好是他的遗体告别日。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见过秋天
秋天像河流
我见过棺木,棺木装着我
漂在河流的上面

我在秋天里出生
睁开眼睛就看见笑脸,而我哭着
还会在秋天把眼睛闭上

——《上帝在黑夜的林中》

我并不认为东荡子会通灵,知道自己的生死。这种死亡意识和对死亡时间的预言,更重要是来自一种献身的英雄主义和赴汤蹈火的悲剧美学;生死安排在同一天只是更加强化这种悲剧美的效果。他写下的诗篇不幸成谶。

二、从乡村出走的英雄主义

1

东荡子1964年10月15日(农历九月初十)出生于湖南省沅江县东荡村(又名东荡洲,现名南丰垸村),取名吴波。父亲的木匠手艺闻名十里八乡,母亲是个农民。有兄弟姐妹五个,排行老二。东荡村在已经裸露出来的古老的洞庭湖湖床上,村庄旁边的赤磊河是现在洞庭湖区的一部分。他的家乡风景优美,田野和沟渠纵横交错,植被郁郁葱葱。他儿时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乡村野孩子,喜欢充当老大,他有许多点子,常常带着一班小伙伴在村庄和田野上游戏。

东荡子的读书生涯到高一就结束了,辍学后入伍,那是1982年。1983年部队精兵简政,他婉拒指导员的挽留,退伍。之后,乡村的生活迫使他必须为生计奔波。他可能已经不愿像父辈一样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中国,年轻人开始向往城市,至少是小县城的生活,那里的生活更加丰富,有更多的文

化生活,更加自由,虽然和90年代相比,那还是非常简陋、低层次,但足以诱惑乡村的孩子抛弃父辈的一切,包括土地、祖屋和他们的生活、训诫。但刚刚退伍期间,他还没有能力和勇气走出乡间,他在村里当过代课老师、开过照相馆,后来又 to 镇里开餐馆,餐馆倒闭后,他向信用社贷了款,购置了一辆摩托车,走街串巷收购蓖麻、倒卖蓖麻。这一切折腾,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回看东荡子那几年生活,他就像一个一无所有的乡村青年,没有手艺,没有资本,也没有值得夸耀的社会视野,只是一个不安于土地劳作的农村孩子,在努力挣脱土地的束缚,摆脱父辈的命运。我们此时向后眺望,可以见到一个个子一米六几、皮肤白净、身材敦实的青年,在湖南沅江南大膳镇尘土飞扬的大街小巷和乡间的泥泞小道上奔波的身影。他气喘吁吁地叩问着未来的出路,在郁闷、不安和厌倦中消耗着时光。

早在1980年前后,那时东荡子还在读初中,他开始阅读一些诗歌刊物,并模仿着里面的诗歌不断地写呀写呀。那时很快就要考高中了,他父亲担心他会因为写诗而误了读书,有一天,他父亲一手就把诗刊送入正在燃烧的火炉里,并赠送给他一句令他一生难忘的话:“杜甫死了埋蓑土!”他哭着从火炉里抢救出已经烧残了的诗刊,可是火焰很快就把火炉里的诗刊吞噬了,“我要做诗人!我要做诗人!”他一生命运的注脚。那是在冥冥之中他的生命的觉醒这一句话,仿佛就成了他还没清晰理解诗人这个概念,但他已被诗人这个词拥有的光环所吸引,就像在黑暗里瞥见一点亮光,他便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在他还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时候,当他为诗歌写下第一个字,他的命运就和诗歌联结在了一起。这个词引领他去思考生命的可能、生活的可能、语言的可能;由这些思考所形成的思想的引领,展开了他一生的叙事。可以说,“诗人”这个词,赠予了东荡子一生的命运,他的困难、欢乐、友谊和骄傲,都由这个词带来;这个词赠予了他背后一个广大的世界,一个幽暗、深邃和可以抵达的世界。

1987年,他放弃了在乡镇做一个小生意人的幻想,向故乡以及它的一切秩序、命运背转身去,开始了他作为一个流浪诗人的生涯。他还清了所有的银行贷款,一无所有地来到沅江县城,每天“晒着自己的太阳”,写诗,会见朋友;和沅江的青年朋友创办了油印刊物《青春诗报》(原定名《湘北诗报》),后来在益阳又和朋友编印了《圣坛》。他狂热地写诗,有时一天可以写20多首诗,用多个笔名在一些民刊上发表。那时,他把流浪当作诗人的使命,他认为诗人只有在流浪和一无所有中才能成长。随后,他常常以诗会友,到周围的各地走走,并且这一走,就越走越远,走到北京、上海、海口、广州,边走边恋爱,边走边写作。

在这些年里,东荡子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物质生活的匮乏并没有使他气馁,他

的生活沉溺在朋友的友谊和诗歌的热情中。

秋天的王
王中的王
我仍过着清贫的生活
拿一根水草当粮
当床

梦中感激的麋鹿
两只小蹄,踏入梦中
挡不住的快活
如大米

井里升起的歌曲
两支歌曲一停
我就成了她的新郎

——《我仍过着清贫的生活》

这样的诗句写于在益阳或沅江的日子,那是他刚放下做一个幸福的普通人的愿望离开他的故乡,过着一贫如洗的日子时写下的诗篇。这首诗可以当成那时他的生活和内心的写照。在这个时期,他还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生活和诗歌的方向,但在贫困中,他分明感受到了快乐,无畏地接受了他这一生就要与清贫、与快乐结伴而行的命运。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或者说正是这种感受到生命绽放的喜悦,使他不再计较生活的得失,不再沉溺于生命的悲苦,满怀期待地迎接着未来的日子。

2

1989年春,东荡子通过朋友介绍,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在北京北海公园写下了《旅途》一诗:

大地啊
你容许一个生灵在这穷途末路的山崖小憩

可远方的阳光穷追不舍
 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
 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

这时候,在他年轻的心灵里面,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命运的安排、听到了生命的呼告。这时候的东荡子已经获得了勇气和生命的宽阔,障碍已经消除,无论活到什么境地,他都不会抱怨,他的从容和深邃的内心已建立起来。“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他有时连买一包烟的钱都没有,但他从不哀叹、从不怀疑生命可以达到的快乐;在哲学上,他已经意识到眼前和所谓的远方在本质上的一样。这和他后面的诗歌一样,他愉快地接受了一切命运的馈赠,他知道贫困和欢乐并没有因果的关系。在这诗中,我们能看到那命运是如此宽容,纵使贫困、走到“穷途末路”,它也会让你在悬崖边休憩。而我们的心就是要“自作多情”(东荡子语),就是必须自作多情,就是要不断扑向那远方,那可能让我们粉身碎骨的“火焰”。这是一种觉悟,但这种觉悟不是佛家的,也不是基督教的,东荡子的觉悟不是关于拯救的,是关于行动的,就像他说的,“诗歌是一个动词”。东荡子的觉悟并不是为了拯救,他甚至不祈求拯救,就像他对神的怀疑一样。

我从未遇见过神秘的事物
 我从未遇见奇异的光,照耀我
 或在我身上发出。我从未遇见过神
 我从未因此而忧伤

可能我是一片真正的黑暗
 神也恐惧,从不看我
 凝成黑色的一团。在我和光明之间
 神在奔跑,模糊一片

——《黑色》

他从未想在神那里得到拯救,但他相信心灵。他知道人的肉身和心灵的脆弱,他知道我们的生命永远处于黑暗之中,因此,在他后来谈论“完整性写作”时,他说“诗人的工作就是消除内心的黑暗”,这黑暗就是外部的疾病、战争、灾难、强权、死亡,内

部的恐惧、谎言、人云亦云、嫉妒、绝望、懦弱。东荡子更强调消除内心的黑暗。在面对无神的世界、贫困的现实，他没有抱怨，他怀着喜悦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内心——那死亡和涅槃的火焰。

这种赴死和“不计后果的真诚”（东荡子语）的勇气或者说觉悟，我们可以解读为东荡子的英雄主义。这绝不是鲁莽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觉悟——绝对的放弃和绝对的爱——的东荡子式的英雄主义，他清楚地理解和体验了现实与理想（诗意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并勇往直前。

在物质匮乏的乡村，在贫困的青年时代，英雄主义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没有英雄主义，现实的匮乏和困境就会像一头猛兽一样把人吞噬，人会在怯懦和平庸中被异化、被抹去；只有英雄主义，才使“我”能被自己觉察到，才使“我”从秩序和必然中活起来，虽然有时活得很狼狈。英雄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青年觉醒的象征，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症候，一种文学的气质，一股文学的潮流。这种英雄主义区别于朦胧诗时期的英雄主义，后者被描述为集体英雄主义，而前者就是一种个人的英雄主义，它们更关心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存在，更在意个人可以抵达的地方。在当时，这种英雄主义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莽汉英雄主义（或者说文化的英雄主义），一种是觉悟英雄主义（或者说诗性的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事实上是个人主义觉醒的前夜。莽汉英雄主义与城市阿飞文化和地域的袍哥文化、土匪文化、小农文化结合，这种倾向后来成为文学的“显学”，美其名曰“先锋文学”，也是所谓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产物；而觉悟英雄主义并没有受到重视，在我们缺乏高贵的文化、高贵的灵魂的现实面前，被彻底忽视了。这也是东荡子诗歌命运的历史必然。东荡子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滋养和激励之下，挣脱了乡村命运的束缚，追寻着自己的内心的道路。他奇迹般地没有被莽汉的潮流席卷，而是孤独地保留在自我命运的拷问之中。

在1993年的益阳，东荡子每天在自己命名为“首阳山”的小山包上一无所有地晒着太阳，在那里，他写下一首后来不断被传诵的诗歌《水又怎样》：

我一直坚持自己活着
疾风与劲草，使我在旷野上
活得更加宽阔

为什么一定要分清方向

为什么要带走许多
 我不想带走许多
 我需要的现在已不需要

光明和黄金
 还有如梦的睡眠
 是诗人说过的，一切
 都是易碎的欢乐

我确实活得不错
 是我知道路的尽头是水
 水又怎样
 我就这样蹚过河去

作为乡村的觉醒者，作为乡村的英雄主义者，他就这样怀着贫困的欢乐和无畏的诗歌精神，走向了他一去不复返的命运。

三、觉醒者的世界：喧嚣为何停止

喧嚣为何停止，听不到异样的声音
 冬天不来，雪花照样堆积，一层一层
 山水无痕，万物寂静
 该不是圣者已诞生

——《喧嚣为何停止》

1

东荡子于2008年7月16日在他居住的增城九雨楼写下这首诗，这首诗现在就刻在他的墓前。那时东荡子刚结束漂泊的生活，和妻子聂小雨搬进九雨楼不久，也是

他结束5年的停笔,进入“阿斯加”系列诗歌写作不久^①。那些日子,他的灵魂充盈着诗的欢乐,每隔几天就有一首诗被写下,有时一天能写两首;并且每一首的诗艺都那么精粹,诗意都达到极高的境界。2008年8月的一天,我和怀孕的妻子去增城参加一个朋友间的小型采风活动,我们两家人坐在挂绿广场的商场里,他拿出自6月30日写下的《倘若它一心发光》以来的系列诗歌给我看。看着这些诗歌,当时我的心被紧紧揪住了,我的眼睛里有了泪光,我说:“这可能是伟大的诗歌!”我被他诗歌到达的高度深深地震撼,也被诗中处理死亡的态度感染,整个脑子萦绕着生命哲学的种种问题——我被惊呆了。东荡子庄重又得意地看着我,说:“你可以不写诗了,就专做我的研究。”聂小雨笑着轻扯了下他的衣衫:“你怎么能这么说?!”这情景多年以后,我依然历历在目。

东荡子从开始写诗到他去世大概27年,写下300来首诗歌。他是背负着诗歌在大地上流浪的赤子。东荡子是农民出身,读书不多,做各种小生意和临时工作的时间都不长。他爱上写诗后,搬到沅江县城。1989年经朋友介绍,先后在鲁迅文学院和复旦大学作家班进修,时间也都是几个月。1994年至2005年几年间他在深圳、广州、长沙、益阳等地写诗、交友、工作、闲居;2005年重新恢复了家乡已经被注销的户口,落户增城,任职于增城日报社;2006年在家人的帮助下,和妻子聂小雨搬入九雨楼,终于安定下来。

东荡子一生的诗歌写作贯穿着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经历了三个阶段:1986年到1994年,这个时期表现出一种英雄主义,像《旅途》:“眼前的天空远比远方的天空美丽/可我灼伤的翅膀仍想扑向火焰”;像《水又怎样》:“疾风与劲草,使我在旷野上/活得更加宽阔……是我知道路的尽头是水/水又怎样/我就这样蹚过河去”;像《英雄》:“我的手//你为什么颤抖,我的英雄/你为何把喜悦深藏/什么东西打湿了你的泪水/又有什么高过了你的光荣”。这是东荡子的青春时期,贫困,四处流浪,寻找生活的出路;但挫折和不顺永远与他相伴。这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农村孩子的命运。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虽然理想主义在社会开始退潮,但在这个农村孩子的心上,他可能因为诗歌和爱情,依然对生命的未来保持着强烈的信心。他在贫困中把自己化身为英雄,“疾风与劲草,使我在旷野上/活得更加宽阔”。东荡子告诉我,1992年11月初,他和一个朋友弄了个假军人证跑到深圳,在大街上被识破了,被赶出城外,住在宝安的小旅馆里,几天找不到工作;8日晚上,他忽然意识到他必须担起这副

^① 2006年东荡子搬入九雨楼后创作了一批散文,但诗歌一直处于搁笔阶段。